皇清經解

D2.
144

東洋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六

古文尚書撰異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所錢艾
有物那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玉裁按此用今文尚書毋佚甫刑也以連老子邵公言之故曰傳稱後儒說穆王享國百年謂其壽數與仲任說異矣

耄荒

釋文曰耄本亦作𡍮王裁按𡍮乃說文𡍮字之譌也

鄭注大司寇職曰書曰王旅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按周禮

釋文作旄宋本岳珂本同汲古閣刻注疏作耄而羣經音辨
曰秏老也音耄書王秏荒正據此周禮注也賈氏所據周禮
音義作秏與今本異
說文目部眊字下曰虞書耄字从此玉裁按此語極可疑虞
書無耄字一疑也耄字不能從眊二疑也益从此當作如此
虞書當作周書呂刑耄荒或許所據本作眊歟漢書刑法志
正作眊荒又引周禮一曰幼弱二曰老眊又武帝紀哀夫老
眊平帝紀眊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眊然則眊之可以爲耄
明矣此與虞書以絲爲丹朱字一例若商書微子篇亦有耄
字鄭孔皆訓耄亂則其字可作眊眊與耄古通用也
樂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知旄耄皆可從

度作荆以詰四方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荆以詰四方疏曰呂侯訓夏贖
荆以詳審詰禁四方　周禮大司寇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
荆以詰四方正義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
度詳審之荆以詰謹四方
漢書荆法志曰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荆呂詰
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
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荆之屬三千　惠氏集尚書大傳
書云鮮度作荆以詰四方丁小雅杰曰因學紀聞云費誓說
文作柴誓史記作肹大傳作鮮度作荆以詰四方周禮注
云度作詳荆以詰四方惠氏誤聯鮮度爲句

王曰若古有訓宣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後漢書孝和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李注引書延于平人無及字民作人

閔不寇賊鴟義姦宄

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破前王之惡其民乃竝爲敵讎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故得一赦疑所引用今文甫刑而鴟作消

周禮司刑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矯虔併引鄭注按宄作軌盖鄭本然也春秋傳史記宄多作軌其無鴟義二字恐誤

奪攘

說文攴部曰敓强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尚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劫畧敓攘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紀孟康注引尚書敓攘矯虔王裁按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古文今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韵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矯虔云古周書者謂天寶曰前之周書也此盖景德祥符間重修廣韵之語　又按凡失去物謂之奪凡强取謂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簡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言奪去　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敓奪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矯虔

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玉裁按漢書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撟虔吏因乘勢以侵烝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敗攘撟虔韋昭曰几稱詐爲撟强取爲虔唐初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也亦舉手也尚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形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加誅無罪曰誣字從手今皆作矯也卷廿五又曰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從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僞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說皆與說文合自淺人以从矢爲撟詔正字師古用其說釋武帝紀云撟與矯同其實從手矯託也小顏與元應同時六書之學乃遜於緇流若此觀元應所引僞仲虺之誥字作撟誣而今本作矯呂刑同是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從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支部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又按僞孔傳亦曰撟稱上命而鄭注尚書乃云撟虔謂撓擾左傳虔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緇衣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玉裁按據禮記鄭注民有惡德即泯泯棼棼以覆詛盟之云也遂絕其世即罔有馨香之云也

墨子尚同中篇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玉裁按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聲也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岐誤也折製古通用虐爲殺則未聞

爰始淫爲刵劓

孔傳曰截人耳鼻正義曰刵截人耳劓截人鼻劓椓人陰黥割人面又曰於是大爲截人耳鼻椓陰黥面又曰鄭元云刵

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皆先刵後劓設文引周書刖劓歐黥刖當是刵之字誤則古文尚書作刵劓甚明今本作劓刵恐是衛包改同康誥而釋文先劓後刵則恐是開寶中改從衛本也今更正

又按正義卷二引鄭本劓刵則劓刻亦先劓後刵蓋非始於衛包也

劓黥

今本劓作椓此唐天寶三載衛包所改也孔訓劓爲椓陰衛妄謂劓古字椓今字以椓改劓而宋開寶五年又改釋文大書劓字爲椓矣正義亦遭天寶後改從衛包而時有改之未盡者如正義卷二引鄭本尚書劓刵此篇云刵截人耳

劓截人鼻劓椓人陰黥割人面字皆作劓是其證也其下文又引鄭注椓謂椓破陰則亦改劓爲椓矣集韵云斀或作椓古作劓此合說文解字及尚書新定釋文未改釋文爲此語

玉篇云劓貞角切刑也从刀从臬臬亦刑也此本諸尚書也　黥或作剠正義卷二引呂刑如此作

說文三篇攴部曰斀去陰之刑也从攴蜀聲周書曰刖劓斀黥玉裁按刖當爲剠字之誤也許所據與鄭本同惟斀从攴不从刀爲異

又按正義卷二曰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

句　宅嵎夷爲宅禺今作嵎說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傻賢椓今作憂腎陽誤劓剠則劓剠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玉裁按剠劓劓剠剠四字古文尚書也臏宮劓割頭庶剠七字此今文尚書也自閻氏百詩以來皆昧於正義句法不審其脫去與字轉以臏宮劓割頭庶剠爲鄭本古文尚書大誤

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幷制玉裁按明馬應龍本刑作行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亾秦之路赤衣比肩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漢書敘傳

湎湎紛紛亦用今文甫刑語古文尚書作泯泯棼棼泯徐仙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民翼翼云民民衆皃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皃也春秋傳治絲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芬按芬與此棼同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儆告無罪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玉裁按此今文尚書也凡古文尚書方字今文尚書多作旁

皇帝

困學紀聞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玉裁按伯厚未曉今文尚書名甫刑者無皇字

古文尚書名呂刑者則有皇也此皇帝哀矜當亦同閻百詩氏曰盧六以引孔傳君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玉裁按盧氏說誤君帝即經文之皇帝以君釋皇也縷言之則當曰皇君也君帝帝堯也孔傳之體於訓故多省言之又盧氏之前經典釋文曰皇帝皇宜作君字意欲改經從傳亦屬誤會正義引釋詁皇君也得傳意矣今通志堂釋文刻本曰君帝君宜作皇字尤爲舛誤注疏本所載不誤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玉裁按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

庶僇劵告無辜于天帝言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楚語曰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
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衰
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
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
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
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
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
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羣后之遜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玉裁按此三句墨子引在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近
江氏叔澐尚書集注據之移易經文又據正義云鄭元以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專皇帝清問
以下乃說堯事不言皇帝哀矜至鰥寡無蓋則鄭本必同墨
子玉裁謂果爾則釋文正義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嘆栝鄭
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捃摭不同又不應據子改經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趙岐注孟子云甫刑曰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
民玉裁按此今文尚書甫刑也無皇字其有皇字者古文尚
書呂刑也今本孟子注疏俗增皇字王伯厚困學紀聞引趙

注及曲自孔氏所刻孟子善本皆無墨子尚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此可證古文呂刑有皇字三國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書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玉裁按二字皆作威墨子引亦如是此等皆唐以前不通訓詁者所爲與咎繇暮明畏明威正同表記釋文曰惟威讀者亦依尚書音畏則可知不始於衛包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釋文云馬鄭王皆音悉馬云智也此謂馬鄭王本字作折而讀爲慫又單舉馬說以著其義也僞孔傳云斷以法則如字尚書大傳曰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後有刑也　漢刑法志曰書云伯夷降典慫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慫知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玉裁按慫當作折班意以制止訓折正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慫小顏又取馬鄭說注之殊失班意　潛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

四八曰曰伯夷降典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陶引書作制此正如論語魯讀折爲制也　玉裁按古文今文葢皆作折惟墨子作哲爲異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引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

墨子尚賢中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

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德威維威德

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於民殷一本

作假王伯厚漢藝文志攷引墨子作假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傳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

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王氏鳳喈曰僞孔本爰作士釋爲皋陶後漢書楊

震傳震孫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延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

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咎之也遂固辭焉則

此經無皋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皋

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皋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

其說非也王裁謂作爰作衷者今文尚書也作士作中者古

文尚書也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皋陶不在

三后之數賜之所以恥也

以敎祇德

白虎通三敎篇尚書曰以敎祇德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

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不衍字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斁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後漢書楊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必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已推移陰陽爲其變度況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玉裁按于民作乎人俾作假此今文尚書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尚書也吳才老書裨傳攷異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今本誤俾）我一日古文尚書假作俾而釋文云俾馬本作矜矜哀也僞孔傳俾我句絕楊賜假我一日爲句乖異不同如此

曰勤釋文作日月字云人實反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子曰字云言曰我當勤之王鳳喈云孔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曰當勤也孔本本作曰字今定作曰唐石經作曰非勤之按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念戒而不

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
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
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王裁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八字作
祗事不怠四字祗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之駁
異如此僞古文祗勤于德夙夜不怠就祗事不怠演之
又按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又曰雖休
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則知祗事不怠槩括之言耳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緇衣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襄十三年左氏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

釋文馬作于于於也王裁按於音烏歎詈于訓於有兩義而
音分焉詈助則衣魚切歎詈則哀都切今音如此分別古音
不尒也　墨子尚賢下篇作於

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周禮大宰注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兩正義皆
云詳審　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敘季世不詳背本爭
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之
後漢書劉愷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

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後漢書孝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寃存恤孤寡　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　玉裁按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盖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經改作祥如鳥讀爲島後經改作島非也今更正　又按史記周本紀作祥者淺人所改也　尚書釋文當有分別孔鄭之語而開寶中刪之邦史記作國凡今文尚書多作國凡古文尚書多作邦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墨子尚賢下篇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

土告女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玉裁按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承上苗民罔擇吉人言之墨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王孔之注乃皮傅史記何居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

潛夫論本政篇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周書小開篇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此逸周書文也明汪文盛刊本不誤而俗本妄改爲呂刑篇致有據爲呂刑佚句者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史記兩造具備徐廣曰造一作遭玉裁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巾散不憭

漢書王尊傳曰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按造獄事未知見何篇姑記於此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孚周本紀作信以故訓字代之也

釋文曰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玉裁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矯枉過正也此二者疵之叚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謂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閒也來求字異訓同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第一部蓋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也克當爲核之假借僞孔訓能非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說文十三篇糸部云緇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緇有稽玉裁按緇之本訓爲旄絲旄牛尾絲也尚書本作緇孔安國

以今文字讀之學者可以無惑矣

周本紀聽作疑此今文尚書之異其作共則故訓也其訓俱訓共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說文十四篇金部曰鋝十一各本無一今補銖二十五分銖各本無銖今補之十三也从金爭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各本此下有以字俗本小徐及六書故無二十兩爲三東原先生補鋝又曰鍰亦各本無今補鋝也周書曰罰百鍰周小徐本誤鋆

玉裁按今文尚書作率或作選或作僎古文尚書作鍰史記周本紀百率五百率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徐廣曰率音刷

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近來株守說文者大略皆如說堋淫于家爲私姦服舍之比矣

周本紀惟訊有稽此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孔安國惟察其貌之云如風馬牛不相及或謂說古文家何不讀爲訊而讀爲貌也曰訊與緒音絕不類今文與古文或彼此絕異史記亡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非謂以伏生尚書讀之也謂以今字通其假借之法故訓之理漢書作

索隱曰舊本率亦作選攷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尚書大傳曰一鍰六兩率與選鍰皆雙聲今刻尚書大傳作鋋者誤也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廿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玉裁按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尚書作率古文尚書作鍰今文尚書說率重六兩古文尚書說鍰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異也古文家說鍰即率者比合伏生尚書言之耳馬季長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即大傳之一鍰六兩也鄭孔王及小爾雅以六兩訓鍰此用今文尚書說說古文尚書也馬

季長許叔重則用古尚書說謂鍰即考工記之鋝字馬注考工記曰鋝量名當與呂刑鍰同見尚書正義史記周本紀索隱此許謂鍰即鋝之所本也

釋文引說文鍰六鋝也向疑六字賸耳六書故引蜀本李舟氷廣說文曰鍰六鋝也又知古本有如此者蓋六乃亦字之誤謂尚書之鍰亦即考工記之鋝也

又說文北方二十兩爲三鋝北方上當有一曰二字此別一義也

鄭君尚書注云鍰六兩也此見釋文而集鄭注者皆不採其故以釋文下文有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俗儒謂歐陽夏侯也謂鄭必不用俗儒說而不知馬鄭王注書之用歐陽

夏侯說者多矣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鐵三百七十五斤
卽六兩之說
釋文云爾雅說鍰六兩者謂小爾雅也小爾雅云二十四銖
曰兩兩有半曰捋倍捋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按以考工
記之鋝古文尚書之鍰聯合爲一此出於馬季長於此可證
小爾雅之僞
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此鋝當是鍰之誤賈
逵說古文尚書語也
周官劒重九鋝俗儒近是按馬云鍰卽鋝故引周官以明歐
陽夏侯六兩說是也鄭司農注冶氏云鋝讀如刷卷之刷俗本
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按鋝率選饌四字雙聲則鍰讀書
還切而爲一字佰季長始爲是說前此未嘗爾也

小顏注蕭望之傳云選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其重十一銖廿
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按張敞自用今文家六兩說不
當兼用古文家十一銖有零說爲之注且選字本作鋝鋝卽
鍰也此乃依馬融說牽合非漢書本作鋝也
馬注蓋兼用古今二說故釋文兼引之
戴先生說鋝當爲六兩鍰當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
呂刑字當作鋝說詳考工記圖
劉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尚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醻酒之
醻卽倍鋭也徐廣曰灑一作蓰五倍曰蓰玉裁按五倍曰蓰
此本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鋭孟子之倍蓰史記之倍灑三

字同在支歌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
趙注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肊說也史
記劓臏二項蓋本皆作倍灑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
作剕而劓則仍其舊
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凡古文尚書荆字今文尚書作臏史記周本紀臏辟疑赦臏
罰之屬五百尚書大傳虞夏傳唐虞象荆墨者劓者臏者犯
大辟者周傳甫荆其荆臏其荆劓其荆墨其荆死漢
書荆法志髕罰之屬五百白虎通臏辟之屬五百公羊疏引
元命包臏辟之屬五百攷周禮司荆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
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皋陶改臏爲荆呂荆有荆周改荆
爲刖亦見公羊疏　鄭云皋陶改臏爲荆呂荆有荆者此據古文尚
書言之云周改荆爲刖者此據周禮司荆言之臏者白虎通
云脫其臏也荆說文作跰云跰也刖說文作跀跰許鄭皆云斷
足也然則臏與荆異制荆與刖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皋陶改
臏爲荆謂改其制云周改荆爲刖謂改其名但皋陶既改臏
爲荆夏荆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以作臏字蓋賓聲非聲相
關通如玭蠙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閒誤作臏字失其
實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六百周本紀作五百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
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宮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周本紀荆作臏　漢書荆法志穆王命甫侯度時作荆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白虎通五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玉裁按班用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荆辟者淺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觀上文皆作臏可證下文臏者脫其臏也俗本亦改爲腓者朱文游吳槎客所藏小字本皆不誤　公羊春秋襄廿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司刑注云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荆罰世輕世重也正義曰夏荆以下據呂荆而言呂荆腓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荆爲正玉裁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尚書作臏鄭意謂夏荆實用臏至周乃改荆今文得其實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義不符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荆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爾汝祥荆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荆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荆五荆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

其罪惟鈞其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赦其罰百率
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
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五百 徐廣曰一作六率閱實其罪大辟
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命曰甫刑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
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般傳劉愷曰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章懷注
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一罪俱

發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
不殊與今尚書不同耳玉裁按愷所用今文尚書也以策字
隸多爲筴例之適之爲挾恐亦類此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苟卿正論篇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
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
之謂也 後漢書應劭傳駁陳忠浩尹次史玉議曰夫時化
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苟卿王制篇曰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
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

此之謂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于病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韵大戴禮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韵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蓋漢人所引今文尚書也今未檢得出何書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徐幹中論賞罰篇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先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　王裁按矜鰥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應劭曰哲智也文選顧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啓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折獄疑僞孔本固作矜傳釋矜爲敬而衞包因依傳改經耳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

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葢當作公詩天保靈臺傳采蘩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執宮公定本誤作宮功此功字葢亦公之遺改者

報以庶尤

說文三篇言部曰詆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詆　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詆今未檢得出何書

永長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烏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玆詳刑

詳刑見前

魏三體石經遺字見於洛陽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皆名曰左傳實有尚書五刑惟簡罰非死其差人兩幷寶在命天皆呂刑之文也刑作剠者古文叚借亂作㓝兩作兩死作罔皆見說文寶作保差作佌則未詳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六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七

學海堂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古文尚書撰異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王若曰父義和

釋文曰義本亦作詼　日本山井鼎七經考文云足利古本經文義作詼　玉裁按尚書別本義皆作詼如洪範遵王之詼呂刑鴟詼大甲不詼習與性成皆是也鄭司農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詼好古者用此說改尚書義字耳

正義曰鄭君讀義爲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

洪景伯隸續載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玉裁按中有大誥呂刑文侯之命遺字謂皆左氏者誤也其十九行廿行廿一行廿二行多文侯之命字卲昭連文以卲爲昭之古文也汗簡引部曰卲昭字也見石經然則作汗簡者會見三體石經以卲爲昭於古假借必有據

史記晉世家作昭登於上班固典引曰昭登之績蔡邕注云尚書曰昭登于上此今文尚書也如升鼎耳而雒史記漢書皆作登鼎耳凡古文作升凡今文作登也鄭注喪服篇云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此句當作以升爲登謂用升字代登字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用

敷聞在下

班固典引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王裁按今文尚書作升敷鋪古文尚書作升敷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平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尚書說也興宏爲韵厥道下屬李善絶句誤也

在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諒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玉裁按僞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永正引文侯之命耳僞君牙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俗本王作正小顏記憶之誤使學者疑不可不正

越魏三體石經篆作粵
烏呼閔予小子
釋文曰予如字又音與按音與乃古音也
嗣造天丕愆
造字王孔皆訓遭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
大誥呂刑知之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卽各本誤作旣今訂正攷開成石經作卽王氏鳳喈云傳及
疏亦皆言卽日本山井鼎七經攷文據彼土古本亦爲卽
漢書成帝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
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
事者無能有耆老賢者使國之危亾罪咎在其用事者也王
裁按此今文尚書也或作克俊在厥服作咎在厥躬爲異按
文穎注云耆老賢者疑漢書耆壽下咎在上本有俊字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烏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
位
晉世家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
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
父義和女克昭乃顯祖女肇刑文武
肇各本作肇俗字也唐石經不誤女魏三體石經篆隸皆作
女知今本作汝之誤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女多修扞我于艱若女子嘉

說文三篇支部曰敉止也从支旱聲周書曰敉我于艱王裁

按敉扞古今字眾經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

盖謂捍扞皆卽敉之別體今說文手部扞忮也莊子釋文引

說文扞抵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說文六篇貝部曰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尒秬鬯玉裁

按尒爾古今字手部引攷工記鞮尒亦是也五篇鬯部曰鬱

或从禾作秬疑壁中古文當是作鬱說文經轉寫易爲秬耳

彤弓一彤矢百兹弓一兹矢百馬四匹

尚書正義作兹旅字凡六見且曰彤字从丹兹字从元故彤

赤兹黑也據此則可知尚書經文傳文皆本作兹今經傳皆

作盧者未知孔氏正義本與陸氏釋文本所據有異抑陸氏

本亦作兹天寶三載改作盧音義中兹字爲宋開寶中所刪

也凡訓黑之字作驢見於說文解字經傳多假盧爲之如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作盧弓王莽傳作盧弓矢是也楊子法

言五百篇彤弓驢矢此用字與說文合者也驢之異體作兹

僖二十八年文四年左氏傳皆云兹弓矢于其字從元旅省

聲而非古字也古音旅盧無魚模斂後之別如盧卽盧聲可

證古字假旅爲驢魏三體石經遺字之存於洪氏者文侯之

命篇有文侯王若在下事厥辟粤小子克昭前文歸視乃一

旅荒寧甘餘字而誤系之春秋傳其粊旅二文一篆一隸卽

盧弓盧矢之盧字也魏時邯鄲淳衛敬侯諸家去漢未遠根據尚精蓋左氏最多古文音義云旅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轉以爲非小雅彤弓音義亦云旅本或作旅字者非此皆陸之疏爾旅之字魏人石經隸體不用則起於魏以後昧於假旅之指而改从元旁爲傳合也說文無旅字正義云說文彤从丹旅从元似說文有旅字者誤也

周禮司弓矢疏云文侯之命賜之彤弓旅弓

張揖廣雅釋器訓黑之字凡廿有九而有驢無旅則魏時無旅字信也無旅字者以驢包之

向作六書音均表言音轉音變古平仄不同今韵三條音轉不具論如旅之代驢猶史記魯世家魯之代旅知古模音皆同魚音也旅不必上聲驢不必平聲故可相代故云古平仄爲一類去入爲一類也

魏石經三字佚其一要其古文必出字也

爻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輅校

古文尚書撰異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學海堂

秦誓第三十一　周書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公曰嗟公謂秦伯也

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來

山井鼎考文足利古本無作以下無他技同

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即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據正義知經文本作員來傳以云釋員作云來故正義曰員即云也衛包依之改員爲云猶洪範改圛爲

驛唐孝明詔改古文爲今文本屬庸妄衛包不能諫正曲意
從之槩以同音訓釋之字改經字何尚書之多厄也困學紀
聞曰周益公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
員之省文益公猶未悟云系衛改作正義時經文作員唐人
自依經用員來字若經文本作云則正義不可通矣尚書音
義當有員音云之語又經開寶中刪去益公時釋文原本蓋
已不可得矣下文雖則云然本亦作員師古韋賢傳注引正
作員說之曰員與云同師古時未經衛改也　詩鄭風聊樂
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小雅昏姻孔云釋文云本又作員商
頌景員維河箋曰員古文云此謂古文以員字爲云字也淺
人改之曰古文作云似有一本古文毛詩作景云維河者失

之萬里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
說文十篇心部曰恙憂也从心羊聲周書曰來就恙恙玉裁
按小徐本同來字當是未字之誤恙恙之上當脫子字而下
恙字之下當有脫文如圂升雲半有半無皇疾惡也莫席纖
蓆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字之本義不必合攷恙字在左
氏傳有訓毒者如恙間王室恙澆能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
恙之脫扃西京賦天啟其心人恙之謀是也教之訓則恙與
誡同毒之訓則恙與忌略同說文盖當作周書曰未就子恙
恙敎也而脫誤歟恙忌同部同音壁中作恙說古文者讀爲
誡忌盖誡之省歟未必如孔訓也

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韋賢傳師古注云秦誓曰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漢書李尋傳師古注引秦誓雖則員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玉裁按今本員皆作云衞包改也李尋傳注愆作僊唐初本從籀文也　劉向新序祿事五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王伯厚漢藝文志攷引之

秦本紀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釋文仡仡馬本作訖訖云無所省錄之皃

說文八篇人部曰仡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是也

揆戡戡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說文三篇言部曰諞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戡戡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　釋文諞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指明大辨佞之人按指今本譌損

說文十二篇戈部曰戡刺也从二戈周書曰戡戡巧言玉裁按古部殘賊也是戡殘同也周易束帛戔戔子夏傳作殘殘引周書者秦誓今文也秦誓戡戡善諞言說文言部引之馬季長本及枚氏本同此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作戔戔靖言春秋文公十二年公羊傳曰惟諓諓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斬斬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何注諓諓淺薄之貌諍猶撰也劉向九歎曰讒人諓諓孰可憩兮王逸

注諓諓譸言貌引尚書諓諓諍言漢書李尋傳曰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說文無諓字蓋治經者加言旁於戔耳先儒多言公羊子夏弟子受經於子夏而其所傳尚書則與伏生今文合漢人多習今文故引諓諓諍言戔與諓靖與諍古同音通用

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傳君子怠用秦誓語與公羊合然則作辭者古文作怠者今文也石經今文尚書無皇曰今日耽樂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況字與我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徐彥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宏之言可信非公羊高成之也周書曰戔戔句絕下當云戔戔巧言也如引商書曰圜下文云圜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複出之戔戔字併也字非巧言爲諍言之駁文也賈逵外傳注曰諓諓巧言也公羊音義許用侍中說釋書也戔戔何氏淺薄之訓近是廣雅釋訓曰諓諓善也馬季長曰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僞孔傳訓截截爲察察侭皆緣書生訓戔與截平入雙聲脂元同入公羊釋文曰諓徐逸在淺反又子淺反又音戔戔大徐昨干切

圜訓回行周書之圜訓升雲半有半無皇爲古文塗塗訓以土增大道虞書之皇訓疾惡去聲戔訓賊也周書之戔戔則訓

巧言文濛正等古經之字不盡同本義蓋段借在其中矣

又按越語范蠡曰又安知是譏議者乎韋注譏議巧辯之言

此注與賈許合陸氏所引外傳賈注當亦謂越語說文序曰

其傳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此蓋舉其多者而言未可泥也

如言部引戩戩善譊言是用孔氏古文戈部引戔戔則伏生

書也又如人部引方叡傷功是孔氏古文歹部引旁遠孱功

則伏生書也凡古文作方今文多作旁又如永部引江之永

矣此毛詩也又引江之羕矣此韓詩也韓詩江之漾矣見文

選注從氵誤也又如既引江有汜復引江有渚此亦必一毛

一韓

尚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況字也公羊傳而況乎

我多有之此假況爲皇暇字也皇與況互相假借也而況乎

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我多有之也孔傳皇訓大非

公羊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惰玉裁按易怠

曼字也易讀如素問解佴之佴疏云易爲怠惰非是史記三

王世家齊王策曰義之不圖俾君子怠亦用今文

息夫船傳曰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

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按註誤二字無理譏譏二

字之誤也息夫用今文尚書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

釋文介馬本作玠此不可通當是馬本作玠周易豫六二介

于石釋文介古文作砎古文謂費氏古文易也砎卽說文之

砧字石堅也爾雅砧固也馬云一砧耿介一心端慤者一心端慤正謂堅磬集韵十六怪砧硬也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尚書一砧之誼

斷斷猗

說文十四篇斤部曰斷截也从斤[illegible]古文絕又曰[illegible]古文斷从皀皀古文叀字周書曰[illegible]猗無它小徐作佗大徐作他技又曰[illegible]亦古文

猗大學引秦誓作兮禮記正義曰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然專一與此本異玉裁按此據孔傳也孔傳斷斷猗然專一俗本脫一猗字便不可讀而作尚書正義者不達其意云猗者足句之辭引大學及詩河水清且漣猗於理則然而非孔說也孔說猗猗美盛皃與猗猧旖旎義同故釋文曰猗於綺反又於豈反不云胡雞反是陸氏以前未誤也

無他技

釋文他本亦作它　大學釋文作它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公羊傳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彥禮記大學注曰彥或作盤玉裁按盤與般同大也庾元威說三倉賈升郎記彥均爲下卷彥盤音集韵二十六桓彥蒲官切大也常也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

是大學作寔古是寔通用同部同音也

以係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論衡刺孟篇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玉裁按此今文尚書

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斷句依此爲長正義非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大學作媚是也古文從省假借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

達大學作通凡古文尚書達字今文尚書作通如禹貢顧命

等篇皆可證大學同於今文尚書也

是不能容以不能係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禮記大學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釋文作个正義作介）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釋文作它俗本作他）之彥聖（鄭注彥或作盤）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說文十四篇肖部曰隉危也从肖从㔾㔾毀省徐巡以爲隉囚也

賈侍中說隉濛度也班固說隉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杌隉讀若虹蜺之蜺玉裁按後漢書杜林傳云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林於西州得桼書古文尚書一卷以傳衛宏

徐巡於是古文遂行隄凶也此巡之說秦誓也巡之說尚書

凡兩見於許書賈侍中說隄瀘度也益亦說秦誓也侍中受

古文尚書於塗惲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

爲三卷隄與臬雙聲音近逵呂爲於六書屬假借故訓爲法

度如其說則杌字連隄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固

字孟堅右扶風安陵人范史傳其學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

而固曾爲白虎通及離騷章句皆訓詁詳明今白虎通雖殘

缺而尚存離騷章句已亾然如不變曰醇不祼曰粹田三十

畝曰畹見於劉逵張載所引者猶可攷證隄訓不安許君及

僞孔傳皆本之也尚書杌从木說文無此字惟手部有扤字

訓動也與詩正月毛傳合方言亦云僞謂之扤謂船動也然

則尚書杌字从木當爲从手之誤若左氏傳檮杌許書作檮

杌者與危訓無涉也許君引周書又从自作阢許書經轉寫

歲久此或因下隄字从自而上字依寫古籍如是者多矣其

原書或作兀作扤未可知也讀若虹蜺之蜺攷許書雨部霓

訓屈虹虫部蜺訓寒蜩此或許書本然或後人轉寫所改益

因虹字从虫輒作霓字亦依寫也梁書王筠傳沈約作郊居

賦示筠筠讀至雌霓五的翻連跪沈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

爲霓五兮翻據許讀隄如霓是霓之讀入聲漢時已然但五的

五兮史有此注今之錫韵齊韵之由支而析入齊入聲陌麥昔錫陸法言以爲庚耕清青之

入實支脂佳之入也霓字平音五兮入音五的是爲舊音集

韵錫韵內有此字者爲是廣韵錫韵不收僅見於屑韵非也

許讀如覓當依錫韵讀之大徐依唐韵五結切非是

白虎通號篇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學海堂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九

金壇段大令玉裁著

古文尚書撰異

書序第三十二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正義云作敘者不敢

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玉裁今依馬鄭之舊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孫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自曰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是也古文尚書與今文同

公羊春秋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曰孫猶孫也疏云凡言孫

者孫遁自去之辭今此言孫與尚書序云將孫于位讓于虞

舜義同故言孫猶孫也左氏疏取其說亦云帝堯孫位按此

知序本作孫淺人改爲遜又或刪釋文孫字音義耳作公羊

疏者所據不誤也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玉篇人部儆字下書云虞舜側儆儆賤也

集韵八微曰儆賤也或引虞書舜側儆玉裁按此謂玉篇也

今集韵板本譌从彳

趙岐注孟子曰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

亾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舜典及逸書所載按舜典今本孟子注

疏誤爲堯典萬章篇中所言舜

事趙疑皆在舜典及他逸篇中玉裁按舜典亾之敘卽虞舜側

微云云也亾失其文謂敘存而文則放佚也趙注孟子所引

皆今文尚書古文卅四篇未曾得見則卅四篇之不得見更

可知也

閻氏百詩曰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書析堯典而爲二

者不同余嘗妄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夔夔不及貢以政接

于有庫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

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爲舜典之

文無疑然要可爲心知其意者道耳玉裁按趙氏注孟子早

知其意者道耳堯字乃舜字之誤故云爾

拗斯論惟百詩不知堯字之誤故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

尚書正義曰鄭元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

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五十

八二十四篇者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

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

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

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此二十六篇爲十六卷
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
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
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鄭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
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注禹貢引〔允〕征云
厥篚〔元〕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注典寶引
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注旅獒云獒讀曰豪謂是
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亾其
汨作典寶一十三篇見亾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玉裁按
所謂二十四篇者卽劉歆班固所謂十六篇也云汨作典寶
等一十三篇者謂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也鄭於二十四

篇皆云已逸而正義獨言此十三者謂舜典大禹謨棄稷
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武成旅獒冏命十一篇舜
典入堯典中與其餘十篇皆見存但不置博士鄭謂之逸猶
未爲誤也正義未知十一篇者別有眞贋而非枚書十三篇
者皆存祕府而非亾物鄭謂二十四篇爲逸篇顚然可信孔
沖遠信枚疑鄭此大繆也
鄭以有目無書者謂之亾有書而不立學官者謂之逸分別
甚明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按孔傳言舜理四方諸侯則釋文云讀至方字絕句是也孔
釋尚書多以四方釋方字詳雒誥廣雅云方大也則方字當

下屬釋爲大設居方

汩治也音曰

鄭云汩作逸九共九篇逸

釋文曰衆家經文並盡此惟王注本下更有汩作九共故逸

故亦作古玉裁按此謂王本經文多六字非王注也不言舜

典者正謂舜典未逸也此蓋僞孔書已行之後或識王本如

此而誤羼入於經

尚書大傳虞夏傳曰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赦系

之九共殷傳曰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系之帝告書曰高宗

梁闇三年不言系之說命按九共在古文爲逸書帝告說命

在古文爲伪書伏生誦習百篇述其所記憶如此

據僞孔傳梟勞也正義云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

勞之則唐石經作梟爲是梟即枯槁字也今注疏釋文版本

作梟从禾非是

鄭云梟飲也

梟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

釋文曰矢本又作天謨本又作謀

玉裁按大禹之下當是脫一謨字鄭云大禹謨逸

皋陶謨篇自曰若稽古皋陶至俞往欽哉皆是也與今文尚

書同

鄭云棄稷逸尚書益稷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

棄稷又合此篇於皋陶謨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玉裁按

作僞者割分皋陶謨帝曰來禹之下爲益稷因曁益曁稷之
文易棄爲益閻氏百詩曰法言云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
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若稷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
立此論於此知棄稷眞篇子雲得見之矣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釋文曰貢字或作贛玉裁按任土作貢之下疑當有作禹貢
三字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史記正義曰地理志云鄠縣古扈
也古今字不同耳玉裁按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
訓纂者姚察漢書訓纂也啓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釋文曰汭本又作內

鄭云五子之歌逸

王逸注離騷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此逸
篇也玉裁按趙岐王逸輩皆知有逸篇矣

夏本紀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雒汭作五子之歌

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韋注曰五觀啓
子大康昆弟也觀雒汭之地書曰大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
雒汭傳曰夏有觀扈玉裁按五子之歌惠氏定宇古文尚書
考據左氏傳外傳離騷周書嘗麥解王符潛夫論韋昭國語
注證校顧書之僞矣竊謂墨子作武觀楚語作五觀武卽五
也以左傳斟灌夏本紀作斟戈氏今本斟氏戈氏衍一氏字若干或言若

柯桓表讀如和表例之歌卽觀也五子之歌卽五觀也之歌
蓋謂往觀地觀地卽雒汭韋語最爲明確約之曰五觀詳之
曰五子之歌謂五子爲五觀或省五言觀皆以國名之也五
子必非五人汲郡古文云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云季子則
一人也序言五人猶經言五子也古文又云武觀以西河叛
然則觀地不在西河（猶徵子封宋康叔封衞微康不在宋衞）漢東郡觀縣非雒
汭觀地也觀之爲歌猶甫之爲呂柴之爲胖作僞者泥於歌
字敷演五章尚書不當以詩歌名篇固不待辨而自明者
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惠氏定宇曰啓乃當作子）淫溢康樂野于
飲食將將銘莧（未詳江氏叔澐曰當作覽）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
舞翼翼章聞于大（惠氏曰當作天）天用弗式（按此五子之歌眞篇之

正義卷二曰允征臣名此臩征字史記夏本紀集解可證也

夏本紀曰帝仲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正義曰鄭注禹貢書序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郭注爾雅引逸書劍我周王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鄭云帝告亦釐沃亦

史記殷本紀曰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索隱曰一作告上言從先王居故作帝告玉裁按告卽嚳字也孔傳謂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亳故曰從先王居

尚書大傳殷傳帝告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按此帝告之佚文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鄭云湯征亦

孟子滕文公篇書曰葛伯仇餉書曰奚我后后來其無罰趙注皆云尚書逸篇文玉裁按此湯征篇之文決可知者作僞者誤采之仲虺之誥矣趙氏不云亦書而云逸書者趙不見中古文於亦與逸不能如鄭之區分也

殷本紀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
作女鳩女方
鄭云女鳩亾女方亾
殷本紀曰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
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釋文云帝告釐沃湯征女鳩女方此五亾篇舊解是夏書馬
鄭之徒以爲商書按此釋文當在女鳩女方之後今單行釋文本系之釐沃之下注疏本系之經文湯
征女鳩女方之前殊不可解用此
知刪改釋文者全不求其文義
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
於鄭元爲商書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鄭云夏社亾
殷本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玉裁按本紀次湯
誓典寶之後與書序不同
疑至臣扈
鄭云疑至亾臣扈亾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正義曰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
臣扈後第二十九
周語內史過曰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
在予一人韋注今湯誓無此言則散亾矣
墨子尚賢篇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

鄭云典寶逸

釋文曰誥本或作義按古今人表義伯中伯

殷本紀曰湯伐桀作湯誓桀敗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按正義舉鄭注書序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據此則典寶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而正義說百篇次第孔鄭不同但舉湯誓咸有一德蔡仲之命周官祭誓五篇不舉典寶用此知正義所舉次第不同皆尚未備也但據二十四篇次第知典寶在咸有一德後伊訓前而百篇次第伊訓之前尚有明居未知鄭本典寶在明居後抑在明

居前也姑從孔本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鄭云仲虺之誥亾

殷本紀曰湯歸至于泰卷索隱曰鄒誕生卷作詷又作洞則者是衍解尚書者以大卷當爲坰與尚書同其下有陶字後人轉寫遂衍斯字玉裁按卷坰雙聲不必改字正義云陶古銘反則誤謂卷爲衍字也中疊作誥索隱曰仲虺二音疊一作壘音如字尚書又作虺也

春秋襄十四年左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亂者取之亾存國之道者侮之下言推亾固存國之利也亦承上文而釋之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亾此檃栝八字爲四字下書也墨子非命上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文兼弱也三字武子釋

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　非命中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
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　非命
下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
師　孫卿子堯問篇吳起諫魏文侯述楚莊王之言曰其在
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
爲謀而莫己若者亾　玉裁按此皆作僞仲虺之誥者所本
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鄭云湯誥逸
殷本紀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
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
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
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
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士昔堯尤與其大夫作
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存國
徐廣曰之一作政　女毋我怨以令諸侯玉裁按此或從孔安國問而
得之或從他采錄皆未可知如九共帝告佚句甄綜于伏生
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鄭云咸有一德逸
正義曰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
第三十二玉裁按殷本紀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在成湯時次

湯誥後孔系之太甲時誤也

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曰吉當爲告告古文語句絕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亾玉裁按以爲咸有一德者記曰尹誥書序則謂之咸有一德也以四字適相合知之也是篇本逸而云今亾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亾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亾然則馬鄭亦未嘗全見十六篇也作僞者以緇衣前二語系之太甲之本篇以後三語系之太甲咎單作明居

鄭云明居亾

殷本紀曰咎單作明居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成湯既沒大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鄭云伊訓逸肆命逸徂后亾

殷本紀云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孟子萬章篇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漢書律厤志曰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　尚書正義曰鄭注典寶序引伊訓云載孚在亳下文又曰征是三朡未知　玉裁按孟子亦伊訓語抑爲鄭語也

劉歆所引作僞者之所本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大甲

三篇

鄭云太甲三篇亾

殷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

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

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

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

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大宗

禮記表記篇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　緇衣篇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厥度則釋　大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孟子公孫丑篇大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按逭

活音同字異　禮記大學篇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鄭云沃丁亾

殷本紀曰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

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

篇

玉裁按經無太字皆本作大而音太衞包乃改爲太字開寶

中又盡刪釋文之大音太以泯其與衞包鉏鋙之迹然書序

大甲皆作太甲而伊陟相大戊釋文曰太音太獨幸而未刪

禹貢大原大行大華皆作太而揚州大湖音太湖獨幸而未

刪以其未刪者僅存則可藉以證全經之字也

共生二木合生也或以一暮大拱釋之誤矣

鄭云咸艾四篇亾

五行志引書序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鄭云伊陟亾原命逸

江氏叔澐曰殷本紀作咸艾之下有作太戊三字太戊篇名也因下大戊贊于伊陟曼太戊字而脫但如此則百篇之數多一篇殷本紀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依史記則書序作伊陟原命原者再也因其讓而再命之也伊陟原命四字爲一篇適得百篇之數也玉裁按馬云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原命爲二十四逸篇之一馬實親見而云然原命者命原非命伊陟也史記云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是史記脫作伊陟三字賸作太戊三字字數適相當實轉寫之譌不得緣誤立說凡書序有佚其序僅存其目者如作伊陟句絕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句絕疑至臣扈亦未著也別爲一句其所以作原命者未著也作夏社句絕疑至臣扈亦不上屬所以作疑至臣扈亦未著也

正義卷二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玉裁按肆命二十山井鼎考文曰宋板作伊陟二十古文逸篇僅存其目而曰之互異復如此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鄭云仲丁亾

殷本紀仲丁遷于隞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鄭云河亶甲亾

殷本紀河亶甲居相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鄭云祖乙亾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按說文六篇邑部曰邢鄭地有邢亭也从邑井聲祖乙所遷當正是此地此字今史記作邢今說文邢音賢經反皆非也集韻三十九耿曰邢地名通作耿本史記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東哲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爲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同也漢書項羽傳

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玉裁按此晉書所謂晉在箸
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也唐初尚存今則亾矣與
古文同謂與汲冢古文同也今本注疏誤衍作不同今本紀
年作自奄遷于蒙北曰殷
正義曰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摩滅容或爲宅
壁內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亂其字與治不類無緣誤作始
字知東晉不見壁內之書妄爲說耳玉裁按此數語爲淺人
妄改不可讀依宋槧本云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
作始字乃合亂字見汗簡集韵古之四聲韵羣經音辨用此
知作正義時原有將古篆寫成之古文尚書即流傳至郭忠
恕定其釋文晁公武得本鐫諸石薛季宣作書訓者然其原
流未可信陸氏所訶爲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耳東廣微當
晉初未經永嘉之亂或孔壁原文尚存祕府所說始不虛鄭
注尚書或依今文讀始宅爲治亳如徵庸三十易爲二十未
可知也廣微所見壁中本作始而他本作治正與咎繇謨篇
始滑治曾相類又可以見壁中古文始治相似斷非作亂或
云古文尚書始作亂則與亂相似然始作亂者亦汗簡云尒
無以知壁中本必然也
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
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
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
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

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
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
三篇

按大史公曰盤庚三篇漢石經三篇交接處皆空一字蓋今文尚書於合一之中未嘗不分別也

周禮大祝注曰誥謂康誥般庚之誥也玉裁按左氏傳云般庚之誥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導得二字同體說文導取也尚書高宗夢說是也玉裁按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卽孔沖遠尚書正義顏師古漢書注引用其序及韓退之

所得諸李服之者其字體僅見於元應所引三條曰導得同體曰枹梓同體曰圖畐同體元應引書序高宗夢導說今尚書作得說蓋天寶中衛包所改也陸氏釋文未嘗有導說之文者蓋宋開寶中太子中舍陳鄂所重定非陸之舊也元應引說文見部導取也而不引彳部重文導古文得字也竊疑許君不應一字再置一以爲小篆一以爲古文且得下云行有所導也以導訓得則異字矣其下何又云導與得同字蓋後人據衛宏官書而增之歟

說文四篇叟部曰叟營求也从叟人在穴中商書高宗寢得說使百工營求得之傅巖句絕巖穴也按營求者規畫而求之也从叟人在穴中大徐作从叟从人在穴上謂舉目使人搜

案至於穴中也會意字也引商書者書序文也百工營求之營大徐作熒非也小徐注尚書作營四字恐有誤或後人妄增之許引書而釋巖爲穴以證旻人在穴中此證字形非證字義與引百穀艸木麗于地以釋麗从艸丽一例淺者不知此改營爲熒未能讀許者也山部曰巖岸也此云巖穴也者岸有穴可居非有二訓也丆字下曰因丆爲屋也是也

凡說文引經傳有用以說字形者引易爲尤多如引易曰井者濬也說荆所以从井也引易明出地上聲說聲之从日也引易曰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說相所以从目木也引易曰豐其屋說豐之从宀豐也引易曰百穀艸木麗於地說麗之从艸丽也引商書曰若作梅鹽說鹽之从鹵監也引詩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說甡之从二生也引詩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說炮之从包也引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說豕之从彑豕也引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說豕之从彑豕也引詩曰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說豕之从彑豕

作說命

鄭云說命三篇亾

文王世子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　學記篇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亾　學記篇兌命曰敬學半　學記篇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緇衣篇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注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　緇衣篇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句絕事純而祭祀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注純或爲煩　按此皆說命佚文也鄭注一則言傅說之所作一則言作書以命高宗是三篇皆爲傅說語與傅書異也禮記六引皆作兌說亦兌聲不必謂字之誤　尚書大傳殷傳說命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按此亦說命之佚文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本紀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呴五行志曰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此今文尚書升作登也

鄭云高宗之訓亾

坊記篇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注云名篇在尚書江氏叔澐謂當是此高宗之訓也

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尚書大傳說高宗之訓以桑穀共生事系武丁與殷本紀乖異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按馬鄭本百篇之序別爲一篇則受字始見於大誓孔氏散百篇之序冠其篇首則受字始見於此序故孔於此爲之傳而正義所引鄭注云帝乙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此自是大誓之注正義牽入此處耳凡古文尚書而外今文尚書及他經傳皆作紂此鄭所以爲之說也

周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馬云廢也則讀倉故反錯與措古通用說文手部云措置也置與廢義同如廢六關卽置六關是也既錯天命謂盡廢天命盡廢天命者天命盡去也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今本盟作孟攷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此蓋尚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衞包因盟字音孟乃改經文爲孟以後又改正義至開寶間又改釋文大字作孟刪去小字音孟以滅其迹

大各本作泰今作大以還舊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

注云以大道誓眾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隨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太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也卽如大子大宰卽冢子冢宰冢大也見釋詁俗讀大誓爲太誓因而復改作泰誓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晁氏曰開元開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新經以交泰爲說眞蔫書哉大誓與大誥同音泰者非王裁謂據正義引顧彪說則作泰尚在彪以前非衛包始改王氏所謂古文者乃宋次道家之本晁氏所謂今文者卽衛包改本也自天寶已後謂衛包改本爲今文尚

書

漢書律厤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律厤志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按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爲十三年事似書序一月之上當有十三年三字志引書序大誓八百諸侯會在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之下而不在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之下疑今書序有脫誤非劉歆班固所據之書序也然周本紀九年觀兵盟津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作大誓告于眾庶商之十二月卽周之一月一月卽系十一年書序本無脫誤似不必過信劉歆鄭康成說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

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大誓云惟
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
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
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
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
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
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流之爲鳶其色赤其聲鳧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
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鳶當爲鴟鴟烏也燎後五日
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
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

穀梁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
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己三年矣穀梁卒麥也詩云貽我來
牟
詩大雅文王序正義曰大誓說武王升舟疑舟稱大子得魚
卽云王俯取
詩魯頌閟宮正義曰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
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
詩大雅大明正義曰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
下地咸曰孜孜無怠
鄭君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作泰俗誤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本

有政有居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俗本作泰誤書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按此必引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鄭注也

小雅正月正義曰尚書曰天將有立民父母

詩大明正義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大公也

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作泰誤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于王舟依小徐从手音聲周書曰師乃

說文三篇支部孜字下曰孜汲汲也从支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說文十二篇手部曰摺摺捲也依小徐从手音聲周書曰師乃摺捲依詩釋文引詩曰左旋右摺玉裁按此

引周書而釋之明周書摺不訓捲如圛者升雲半有半無皇者疾惡也同一文法古音摺抽同在第三部明此摺爲抽之假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淸人之摺亦訓抽今本徑作抽字則以訓改其本字也此所引周書卽尚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慴鄭注大傳曰慴喜也大傳字从心與从手異者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偁者孔壁本也如雕鳥之異

說文十一篇水部曰涙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涙

周禮大祝疏曰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

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

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伊耆氏疏曰今文大作泰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尚書正義曰馬融書序曰大誓二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
同時不謀同辭火復于上至於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
玉裁按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傳皆作烏此
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鵰此孔壁中本也馬曰鵰鷲鳥也
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雕當爲雅雅烏也此以後
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
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尚書正義卷二）
此益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逵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
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尚存孔沖遠得引之

右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賈公彥所引皆古
文尚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大誓則不
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
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逸篇爲

張霸僞書

尚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
盟津之上（鄭注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大子也）乃告司徒司馬司空
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
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大子發升于舟中流
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于王
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

之見此以勸之也恐特之

尚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鼛音符躁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踐氏曉徽曰鳧藻即鼓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鳧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鳧藻亦用斯語師乃慆前歌後舞也慆注慆喜也眾大喜前歌後舞也按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間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周本紀曰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大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畢力

賞罰以定其功遂與師師尚父號曰鄭元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眾與周之象也索隱曰此已下至火復王屋爲烏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之意也鄭元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之正色也鄭元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爲鵬鵬摯鳥也馬融云明武王能終父業亦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各隨文而解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武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鳥言

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

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逷其王父母弟（鄭元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子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元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玉裁按此不必皆大誓語以不能分別姑全錄之

史記齊世家曰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盟津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兒主舟楫官名又云蒼兒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兒以喻之然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蓋受命之符也

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玉裁按此即尚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尚書而字異又按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

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按是
年武帝卽位之十八年軍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
書泰誓之辭
漢書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
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玉裁按永此引書共廿五字上十字
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
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存或譏
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
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

古曰周書泰誓也
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議曰大誓曰正稽古立
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
於亾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劉向說苑卷二大誓曰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與閭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玉裁
按武帝紀元朔元年卽位之十二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
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
進賢者退按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已稱大誓則非出於武帝

末年又一證也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

右史記漢書白虎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

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僞孔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謂眞者爲今文也

玉裁按此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而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時得諸民間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曰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般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

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書二十八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析爲二十四共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

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之數何以符合馬鄭
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
博士所習也馬融書序曰（尚書正義卷十一）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
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
於上至于王屋流爲鴟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
大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
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春秋襄卅一年正義作則取于凶殘近是此依僞古文改耳）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大誓曰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按此所引三受字皆本作紂淺人改之春秋襄三十一年正義所引則未改也）今之大誓

俗本正義譌爲今文泰誓漢人不目此三篇爲今文明矣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枚頤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亾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八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鴟伏作烏鄭注讀鴟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春秋襄三十一年左氏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

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左氏傳子羽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昭二十四年左氏傳萇宏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左氏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明道二年本無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　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注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亾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篇名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亾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注曰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玉裁按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云爾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孫卿議兵篇大誓曰獨夫紂　墨子兼愛下大今本作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尚同下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

有命無廖排扁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
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
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非命下
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
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上帝不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
帝　天志中篇大誓今本作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
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務天下天亦縱棄
紂而不葆　玉裁按此皆漢時大誓所無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釋文曰韋昭辨釋名云車古皆尺遮反從漢始有音居

玉裁按近人多疑此語不知韋時遮字章魚切車字尺遮反
與丑居切也麻韵之音成於晉以後晉以前無麻韵也向以
語畢氏秋帆秋帆載其說於釋名疏證
周禮戎僕注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車僕注書曰武王
戎車三百兩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史記
周本紀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
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
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江氏叔澐曰三百人當爲三
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

士說劒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玉裁
謂江說近是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人之
數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風
俗通義皇霸篇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
牧之野與今本異孔晁注逸周書所言士卒虎賁之數亦未
審

釋文曰牧徐一音茂玉裁按說文作坶字林坶音母徐云牧
一音茂者茂字舊讀上聲同母也

說文十三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
周書曰武王與紂戰于坶野按作紂者從今文尚書說文引
說命牧誓序卽謂之商書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匡謬正俗曰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徐仙民音獸爲
始授反按武成篇云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
此與序意相承說文解字云獸守也字林獸音火又反獸字
从獸从犬斯則六畜字本作獸於後始借養畜字爲耳且獸
獸類屬不同獸者人之所養獸者是山澤所育故爾雅論馬
牛羊豕則在釋畜論麋鹿虎豹卽在釋獸較然可知武王所
歸放者旣是馬牛當依獸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邊
便謂古文省簡卽呼爲獸

玉裁按據顏監說則知尚書武成序本作獸自徐仙民讀始
售反而僞包改作獸釋文原本當曰獸許救反徐始售反本

或作獸開寶中姿改之

魏都賦武人歸獸而去戰張載注云尚書曰往伐歸獸左張在晉初其本固作獸古渾言則罩獸不分析言則別

周本紀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按行狩卽歸獸也

古獸狩通用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曰蟲狩也漢石門頌云蕙蟲蘗狩卽惡蟲蘗獸也

鄭云武成逸又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

律麻志曰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武成篇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祓于周廟玉裁按班云向子歆作三統厤及諡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未亾故歆傳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亾矣又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亦是歆所傳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三統厤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殷本紀曰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亾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亾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又

二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厤則滅紂作洪範
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內事
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
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于微子按商書周
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乃
今文尚書系周書者古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殷之器
釋文曰班本又作般
鄭云分器亾
殷本紀曰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鄭云旅獒逸
釋文曰獒馬云作豪酋豪也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
君名強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玉裁按
此篇當馬鄭時尚存於祕藏馬鄭得見其文故知其訓爲獻
見酋豪也獒當是故書本作獒馬鄭讀爲酋豪僞孔讀爲獒
犬如鳥夷改鳥夷東至于醴改澧之比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云旅巢命亾
集韵五爻巢力交切按卽徐仙民之呂交反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釋文曰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

尚書大傳大誥在金縢前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

釋文誥本亦作誥玉裁按汗簡集韵皆有誥字據汗簡古文四聲韵其字下从六非从大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鄭云微子之命亾

周本紀曰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鄭云歸禾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饋

魯周公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饋禾玉裁按歸饋古二字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讀饋爲歸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鄭云嘉禾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周公世家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曰上嘉字一作魯今書序作旅

玉裁按說文旅古文作㫃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然則魯天子之命卽旅天子之命也旅者陳也與臚同謂陳述天子之命也六書假借以旅爲魯亦以魯爲旅二字古文通用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冊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按嘉禾篇不在多得十六篇之內然則是亾篇非逸篇也而云逸嘉禾篇者蓋取諸張霸百二篇之內漢書言霸采書序等爲百二篇則其篇目皆依書序又多二篇耳云以中書校之非是者中書謂安國所獻之五十八篇也

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

孔傳云國康叔本篇正義引序云邦康叔則知今本邦字作封蓋亦衛包改之序又云邦諸侯二徧蔡仲之命篇乃命諸王邦之蔡柳宗元封建論曰設五等邦羣后邶詩毖云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此鄭易字便文也

周本紀曰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

酒誥梓材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廁其閒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

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木漢書注譌作與尚書大傳不同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亾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亾矣故曰今亾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

成王在豐欲宅雒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雒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往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貢道里均作召誥雒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按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無逸而兼舉多士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周禮地官敘官注書敘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

燕召公世家曰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

君奭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鄭云成王政亾

賈逵注左氏周有徐奄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即淮夷見春秋昭元年正義

釋文云政馬本作征云正也

尚書大傳周傳曰成王政遂踐奄踐之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玉裁按此必篇中有此語伏生記憶釋之非釋書序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鄭云將蒲姑亾

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

周本紀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疑踐誤奄遷其君于薄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鄭云周官亾

周本紀曰成王既細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正義卷二曰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玉裁按史記亦多方周官相接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

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是則鄭君親見古文周官之證也又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是周官古文有立大師云云十一字作僞者襲之

周公作立政

玉裁按凡言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自見者也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鄭云賄肅慎之命亾

釋文云肅慎馬本作息慎北夷也按周本紀五帝本紀作息慎春秋左氏傳外傳皆作肅慎王氏鳳喈曰王會篇稷慎即息慎肅息爲雙聲息穆爲疊韻也

釋文又曰俾馬本作辨古俾平聲辨皆訓使故堯典平秩馬本作辛而訓使今文則作辯秩雒誥平來來示子亦作辨來此皆雙聲也史記俾作賜則又爲疊韻字江氏叔澐曰王辨榮伯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慎所貢分賜榮伯也玉裁按王俾榮伯四字句絕謂使榮伯賜予肅慎史官乃作賄肅慎之命也史記語未完序文當作王俾榮伯賄肅慎作賄肅慎之命共十三字古書往往因字複疊而有脫文儀禮賄用束紡鄭注賄予人財之言也又按群氏季宣書古文訓卑畀字形不別或謂當作畀榮伯非也古音卑在十六部畀在十五部音理殊隔羣經音辨引禮注棄妻畀所齎作卑所齎亦字之誤也

周本紀曰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蔓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鄭云亳姑亾

傳言周公徙奄君於僕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按上文作蒲或作薄不作亳也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鄭云君陳亾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云君陳益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亾　緇衣篇君陳

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緇衣篇君陳

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鄭注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周本紀曰成王將崩懼大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大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大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釋文曰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

周本紀曰大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

於殷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
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鄭云畢命亾按亾疑當作逸
周本紀曰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王裁按
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云尚書脫一公字
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尚書正義引
康曰逸書篇名惠氏定宇古文尚書考曰逸書二十四篇有
冏命愚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厤引畢命豐刑十
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王裁按惠說蓋是也鄭云不
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
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祕書所謂畢
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
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
畢命無冏命可知矣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鄭云君牙亾
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
尚書篇名也玉裁按作尚書篇名也當云名篇在尚書今亾與君陳一例資當爲至齊魯

之聞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鄭云冏命逸按逸疑當作𠔃

說文十篇亦部曰𠔃驚走也一曰往來兒从亦區聲本無聲字今補

周書曰伯𠔃古文區古文冏字玉裁按此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冏五字如粵柄古之比蓋作冏者古文尚書作𠔃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古今人表皆作𠔃今本漢書作𠔃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冏九永反亦作𠔃亦𠔃之譌字也𠔃俱往切亦俱永切冏今音在庚清部古音在陽唐

部

又按集韻三十八梗區人名周有伯區通作冏此蓋因說文古文區之云故也又唐人文字亦用伯景

周本紀曰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𠔃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大僕

國之政作𠔃命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鄭云蔡仲之命也

正義卷二曰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𣪊誓前第九十六

春秋定四年左氏傳祝鮀曰管蔡啓商慙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

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玉裁按左氏傳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柴誓

玉裁按閟古文閟字說文十二篇門部曰閟開也从門祕聲虞書閟四門从仌柴誓序釋文云閟今本釋文改作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不云舊本而云舊讀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其字正作閟顏氏匡謬正俗云柴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閟古閟字閟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閟作閟謂為開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閟唐石經初刻從馬君作閟尚為不誤後依衞包改為開字此衞包以前誤讀閟如開而字形不誤衞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也古文閟與閟古文開所爭此二字是以舊或讀閟開耳困學紀聞閟作闢誤

魯周公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及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作肸誓徐廣曰肸一作鮮

一作獮

正義卷二曰孔以柴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大雅崧高鄭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按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釋文曰馬本無平字錫馬本作賜

史記晉世家說晉文公曰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作晉文侯命王裁按此及自序曰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劉向新序善謀篇亦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本紀曰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按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篇十六卷併書序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閒未知即甲書序與否而大史公臚舉十取其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俟孔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妄人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哉孔叢子與連叢子皆僞書也藏與安國書曰聞尚書二十八

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耶學者因此語疑百
篇序至安國乃出然則其所云弟素以爲堯典雜有舜典今
果如所論者豈亦可信乎其亦惑矣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
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鬄紂受牧坶
行狩歸嚮異毋異畝饑禾歸禾嚮天子命旅天子命毋逸無
逸息慎肅慎伯槃伯冏胙誓獨(卷)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
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皇清經解卷五百九十九終

嘉應生員葉銓校